

文化中国行

人文观察

文化强国建设系列调研③

中国网络文学出海正加速驶入一片更广阔的蓝海。

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2025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截至 2025 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 13 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 2.5 亿人,活跃用户覆盖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 80 亿元(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2026 年,推动优质网络文学等出海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

网络文学,这一生来就镌刻着互联网印记和新大众文艺血脉的文学样态,正成为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文化出海最具活力的载体之一。网文出海呈现出哪些新特征? 中国网文如何融入全球文化产业体系? 出海下一程路在何方?

打开海外青年观察中国的新窗口

“《诡秘之主》是我读过最棒的中国网文! 维多利亚时代背景、蒸汽朋克美学、神秘幻想体系背后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体系……”

“作者将故事编织得非常精妙,长线铺垫、伏笔回收,堪比西方经典幻想作品!”

在海外阅读平台起点国际上,中国网文《诡秘之主》,被翻译成 10 多种语言,成为中国网文出海的现象级爆款。

“故事的外壳看似很‘西方’,但内核却很‘中国’。”在作者“爱潜水的乌贼”看来,小说不仅书写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更因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传统价值体系吸引了海外读者。“比如主人公克莱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世界观,驱动他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做出与西方故事主角截然不同的选择。”

《蓝皮书》指出,玄幻、武侠、历史等网络小说类型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侠义精神、家国情怀,正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标识。

“这也是中国网文精品化提质升级与海外年轻读者阅读期待的双向奔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玮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前进的当下,“Z 世代”海外青年更期待看见一个不被偏见遮蔽的真实中国,而网络文学正以其开放性、包容性,成为海外青年观察中国社会、理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

链接在增强,参与在加深。中国网文不仅为海外读者提供了优质海量的阅读文本,还为他们开启了一条可以深度参与、自主创作的新路径。

英国 90 后小伙卡文是中国网文的忠实读者,曾经,他将自己创作的网络小说交给传统出版商,却碰了钉子。“他们说,我的写作风格永远不会被他们接受。”卡文转而在中国网文平台创作。几年后,一部融合了中国网文“系统”元素与西方奇幻设定的作品在海外大受欢迎。

“这就像哈利·波特遇上了孙悟空。”卡文说,中国网文里“宇宙”“升级”等文化元素,“系统文”的叙事模式和长篇连载的创作方式,为他提供了一整套网文创作方法论。

“全球共创浪潮正在孕育一个由年轻人主笔的青年文化 IP 新宇宙,一个真正世界性的市场正在形成。”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说,借由飞速发展的 AI(人工智能)翻译技术,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文被一键翻译成多个语种,触达全球读者,被激活的海外青年也参与其中,借由中国网文模式讲述属于自己的文化故事。

《蓝皮书》同样指出,中国网文出海已从早期的文本出海进阶为叙事出海、文化出海。中国网络文学生产机制在海外成功复制,形成了可持续的造血能力。

“中国网文平台就像是一个庞大而活跃的社区,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在这里交流、互动、创作,开启一段共同的旅程。”90 后墨西哥网文作家大 Z 说,中国网文平台为那些想将创作热情转化为可持续职业的作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会。

“我们不想把中国好的故事带出海外,更希望把中国网文 20 多年来摸索出的创作经验、生产机制、商业模式带出去,让世界各地有创作能力、愿意写作的人写出自己的故事。从 20 多年前的‘中国网文走向世界’到今天的‘世界故事在中国相遇’,一个全球共创的网文生态正在建立起来。”阅文集团海外业务总经理王中杰说。

深度融入全球文化产业体系

网文出海从不止于文本本身。

2026 年初,中文在线出品的微短剧《一品布衣》在海外火了。这部由网文改编的微短剧让不少海外观众熬夜追更,不少观众还自发将剧中的各类知识做成图解,在海外社交平台引发二次创作热潮。

“新一轮文化出海是网文、网游、网剧等多种态文化产品的协同出海,网文成为所有文化产品的最大 IP 来源。”中文在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部总经理马韬认为,相比于

搭建生态、全球共创,网络文学加速出海——向世界展现精彩中国

本报记者 刘阳 胡笑源



在,出海企业积极应变与有关部门保驾护航还需协同发力。

对于中国网文出海面临的诸多挑战,从业者普遍表示,最大的问题是版权保护压力日益突出。

“目前,海外各国的版权保护法律和规

范参差不齐,在海外,网文发布 24 小时内可能就已经被盗版,而且是实时性、隐蔽性、全网性的盗版,非常难追查。”对此,马韬感到无奈,“一旦发现盗版,我们第一时间向海外平台投诉,可对方的回应效率极低,一些企业就只好吃哑巴亏,干脆不维权。”

面临普遍性的维权困境,“多为单打作战,缺乏团队协作”成为尚待突破的困境。中文在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童之磊表示,目前,国内缺乏相应的行业协会或机构来帮助中国文化企业在海外争取权益,“我们期待政府层面建立一个行业组织,集体表达行业的声音。这样效果会更好。”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夏烈指出,网文出海目前更多体现为单个企业的市场行为,缺少学界与文化组织和机构的实质性参与,阻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和对话。《蓝皮书》建议,在网文出海已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的背景下,还需推出更加落地的配套政策,充分激发经营主体出海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对于网文自身规范性发展,以及如何善用 AI 技术,借力而不依赖? 行业与平台正同步探索治理新规范,共同整治滥用 AI 工具、低质内容泛滥、版权归属模糊等问题。

“我们鼓励作者合理利用 AI 辅助创作工具,但底线是必须保证创作的主体性。”马韬表示,如果一部作品使用 AI 创作的痕迹过重、比例过高,影响读者阅读体验,平台会警告作者,甚至下架作品,与作者解约。晋江文学城则在原创写作规范中增加了涉及“AI 辅助写作”的判定标准及相应的处罚规定,对 AI 辅助写作的行为实施分级管控。

在 AI 翻译方面,多家企业表示,尽管 AI 大大提升了翻译效率,但人工翻译短期内并不会消失。“一方面,人工审校仍有必要,尤其是对一些小语种的翻译,AI 未必能做到完全准确无误;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翻译有‘信达雅’的要求,AI 翻译总存在一些‘不完美的边界’,这就需要人工去优化,保证作品质量。”王中杰说。

从作品出海到生态出海,从单一文本到 IP 全链路,中国网络文学正成为全球文化共创的重要参与者,不断改写着互联网时代的全球文化版图。面对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下一程,业内人士普遍充满信心,也期待政企同心、内外兼修,让中国网文在世界文化版图上书写更精彩的篇章。

人文茶座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一分子

梁 鸿

《要有光》出版以来,不断有人问我,“你是怎么选择写作主题的? 好像每一次都能触碰到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命题。”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当被这样问到时,我觉得还是一件挺值得琢磨的事情。

或者,并非是我在选择主题,而是主题选择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的写作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相反,它常常依赖于一种强烈的激情,我觉得非写不可、不写不行,在这样一种冲

动之下,我才开始写作。当年写“梁庄”就是这样,我觉得自己无法忍受精神内在的某种空虚以及过于自足的生活,于是我背着包回到了老家。至于回到老家,要写什么、怎么写,我是不太清楚的,我只是觉得,我要回到大地上,现实中看一看,生活一段时间。在这一前提下,才有了《中国在梁庄》。

《要有光》的起点也是一样。作为一位母亲,我无法忽视我与孩子关系背后的矛盾与冲突,同时作为一名写作者,我自然会

会把目光放置到更宽更远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在我们越来越关注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却在“生病”? 我被这一问题缠绕,为被困在其中的孩子和家长而感到痛苦,我有一种巨大的冲动,我必须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和精神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爱与孩子擦肩而过? 于是,我背着包开始行走。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写出来有没有人关注,不是说有充分的自信一定会有人关注,而是我清晰地知道,我或者任何一个人,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分子,都是时代中人,个人生活就是社会

生活镜像的反映,个人的情绪也是社会情绪之一,当一个人关注自身情绪和情感时,也是在关注社会情绪和情感。一个人只要认真真生活,便会触碰到时代精神的某种律动并与其共振。

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者之一,每个人的世界也是世界面貌之一;不要担心你的生活过于平淡或狭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波澜壮阔的,都值得关注和书写,关键在于你如何理解和认知。

如果继续探究的话,我想说的是,情感的起点在文学中非常重要,不管对于作家写作还是对于读者阅读都是这样。情感并非是全然的感性和无章可循,相反,它本身就包含着思想的起

点,也必然蕴含着对过往生活和精神的理性判断。《要有光》首先打动读者的也是情感,因为强烈的情感冲击,读者开始重新反思自己过往的观念,反思自己与孩子的关系,这是行动的

开始。

我试图在书中形成对话。第一部分“滨海”多是孩子的自述,第二部分“京城”是以家长为中心,第三部分“丹县”则以精神科医生的视角为中心,这样,文本内部就有一个隔空对话,有了彼此倾听的可能,才能达成一种相互看见。“看见”本身就是发现的过程,发现彼此,发现生命中被遮蔽的爱与温暖,由此重新思考自我、社会以及相关联的一切。在这里,文学是“介入”,但更多的是浸润和共情,作者和读者之间没有鸿沟,而是身处同一处境,被同一个孩子、同一句话感动,由此思考慢慢生成,光开始照射进来。

《要有光》的前提就是我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我们的生活都是人类生活之一,也因此,书里孩子的经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所包含的情感和思想,一定会给我们以启发。它会形成一束光,照亮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作者为作家、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乡见

新风入乡风

本报记者 顾 春

清晨,薄雾将散,坐落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山的梁妃塔在晨光里若隐若现。

天台县塔后村的艾草文化体验中心,00 后姑娘郑含章俯身为学员示范施灸,手法沉稳。三年前,她从浙江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这个浙东小村,如今已是村里青年创业的标杆。

“刚来塔后村时,最担心自己待不住。没想到小村又美又文明,住着舒服,村民素质也高。现在年轻人越聚越多,产业也活了起来,我就铁了心留下来。”郑含章笑着说。

塔后村不是一天变好的。村党总支副书记陈秀鸾从小在这里长大,记忆里是另一番光景:“七山二水一分田,山上都是灌木荒草,连棵大树都没有。靠山吃山吃不上,大家都外出讨生活。”

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一轮轮政策落地赋能,塔后村不只补齐人居环境短板,更持续深耕文明乡风建设,实现乡村“塑形”更“铸魂”。村民陆续改造农房,住进白墙青瓦的新居;房前屋后脏乱差彻底整治,村落整洁雅致、井然有序。

为让文明新风常态化、生活化,村里盘活村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搭建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文明实践平台。村务公示牌上,全年文明实践活动排得满满当当,年初送春联、乡村春晚点亮年味,接续开展礼仪风尚、文体舞蹈等培训,常态化举办全民读书月、移风易俗宣讲等活动,让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日益浓厚。

乡风淳,乡村兴。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温润淳朴的文明乡风,让塔后村名气渐起,慕名而来的游客、寻求合作的客商络绎不绝。面对发展热潮,村党总支书记陈孝彤始终保持清醒:不引大资本,专心培育本地年轻人,涵养乡土内生动力。他的理由很直白:“大投资都求‘快’,不少靠资本堆出来的网红村像塑料花,看着光鲜,没香味,也不持久。我们就支持年轻人来这里扎下根,开一家小店,学一门手艺,慢慢来。”

文明乡风润物无声,和美风气浸润人心。在常态化文明培育下,和谐共生的氛围在村里日益浓厚。全村坚守诚信经营底线,互通客源、抱团发展;青年群体主动担当,常态化帮扶留守老人;爱心公益常态化开展……

为进一步激活文明内生动力、让好人好事有回报、文明风尚可延续,陈秀鸾牵头推行“公益积分”乡风治理新机制,将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邻里帮扶、垃圾分类、孝老爱亲、勤俭持家等行为纳入积分体系。村民主动做好事可累积积分,积分可在老年食堂兑换餐食、生活用品;游客参与乡村公益、文明志愿服务活动,还能抵村民宿住宿费。以“小积分”撬动“大文明”,用制度化举措涵养淳朴民风,让人人争做好人、户户崇尚文明成为乡村新风尚。

优美环境和良好氛围,持续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入乡、筑梦扎根。2025 年,塔后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7.43 万元,吸引 487 名青年入乡创业,带动投资 3.66 亿元。

暮色四合,赤城山渐渐隐入青黛,塔后村亮起灯来。厚厚的文明新风融入温柔山风里,漫延乡野、浸润万家。



图①:网文《诡秘之主》卡牌等周边衍生品在大英图书馆展出。 阅文集团供图

图②:入藏大英图书馆的中国网文作品《国色芳华》封面。 起点读书供图

本版责编:耿 磊 版式设计:张丹峰